

文史资料选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
集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目 录

- 老岭抗日根据地
.....李重勤 (1)
- 帮助红军打日本
.....车杜氏口述孙志强整理 (11)
- 血染古桦
.....张殿元口述杜宇整理 (16)
- 一次难忘的出探
.....周永富口述徐秋云整理 (21)
- 未泯爱国心
.....林进忠手稿李藕堂整理 (26)
- 未泯爱国心 (续篇)
.....吴道玉、王德芳口述李延鹏整理 (42)
- 民众自卫军抗日片断
.....辛文厚、刘忠武口述李重勤整理 (50)
- 一保临江，辑安之战
.....赵风森 (56)
- 在辑安打游击的回忆
.....潘良远 (60)

忆我在辑安的一段工作

.....都星焕 (65)

到辑安肃清土匪

.....朴昌范 (73)

忆盟叔林振清先生

.....高华昌 (79)

杨俊恒纪念碑

.....杜 宇 (82)

忆程大荒同志

.....徐学成 (84)

集安地名的区域特点

.....张世义 (90)

老岭抗日根据地

李重勤

一九三八年，东北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略战争和强化东北殖民统治，在辑安业已完成“归屯并户”和正在推行野蛮的“三光”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增调兵力，对抗联进行更加残酷的“追剿”和“讨伐”。在这十分艰难困苦条件下，杨靖宇将军率抗联第一军部队，为了切断通辑铁路线，保卫第一路军东西（通化与辑安）两部队的重要通道和坚持扩大南满抗日游击战争，于本年初转移到辑安老岭山区，并创建了老岭抗日根据地。

老岭抗日根据地，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右岸的辑安县境内。长白山经辑安段为老岭山脉。老岭山脉由东北向西南斜贯全县，将辑安县分为岭南、岭北两部分。老岭山脉，山势险峻，山高林密。

一九三五年，杨靖宇将军率领抗联部队，从桓仁县第一次进入辑安活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杨靖宇将军多次派抗联部队到这里筹建抗日根据地。抗联战士曾在辑安东岔、长岗一带宣传抗日，为创建以东岔为中心的老岭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一九三七年正月，于指导员又带领十三名抗联战士来到东岔、长岗一带，在群众的掩护下，进一步开展抗日根据地的筹建工作。不久，杨靖宇将军率领抗联部队进入辑安，在与桓仁、宽甸交界的摇钱树岭、刀尖岭一带

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初，杨靖宇将军率领抗联第一军主力部队，冒着严寒季节，沿着老岭山脉向北进发，进入五道沟、长岗、蚂蚁河、红石砬子一带建立起一批密营基地，开始的范围是：北从东岔村一带起，南到长岗村南，约12.5公里；东从老岭山脉、小爷岭、家什房子，西至台上乡六道阳岔，约10公里，总面积约125平方公里，杨靖宇将军曾将司令部设在东岔沟里的红石砬子附近，教导队住在大西岔苇塘沟。赵李头沟都是抗联部队居住的地方。东北一直可伸到龙爪沟和天桥沟，西南则达到榆林子的大西岔（包括阎家街、大小天桥沟一带）。抗联第一军的指挥中心之所以设在东岔沟里，除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日伪统治比较薄弱外，还因为从长岗顶（即老岭岭顶），可观察、监视、控制全县老岭山脉岭南岭北敌人的军事行动情况。

杨靖宇将军和他所领导的抗联第一军部队，依靠这块老岭抗日根据地为依托，发动群众，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坚持抗日斗争。

仅据辑安县双岔河乡调查，当年在这里做群众工作的抗联干部就有：张指导员、姜指导员等带领部队，秘密地深入到老岭山区人民群众中去，了解群众，宣传抗联的宗旨和抗日主张。杨靖宇将军也经常带领战士走出根据地密营，到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当年，老岭山区民间盛行“认干亲”、“拜把子”、“在家礼”等活动风俗，经组织研究决定，抗联利用这些形式宣传、发动群众，支援抗联进行抗日斗争。经过宣传教育后，冲破了敌人“封锁”、“隔绝”的局面，密切了军民关系，激发了老岭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依靠老岭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援，在崇山峻岭中

不仅建立密营临时战地医院山头瞭望哨等。老岭山区群众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进山为抗联送粮食、送食盐、送咸菜、传送情报。在老岭山区，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加抗联的场面。花甸子乡土城村农民王殿喜就亲自送两个儿子参加抗联六团，热闹乡蚊字沟农民徐延禄在大儿子徐宝隆参加抗联牺牲后，又把二儿子徐光送去参加了抗联，使抗联一军增加了一千多人。仅蔡指导员在双岔河一带，就扩编了六、七百人。特别是蚂蚁河上围子（今东岔村）的人民群众，不但给抗联送去大批粮食、衣物等，还建立了情报联络站，为抗联传送了不少的敌伪情报。为巩固和发展山区的抗日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为了摆脱日伪的严密“封锁”和残酷的“讨伐”，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全国的抗战，揭开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在杨靖宇将军的领导下，结合老岭山区的实际，创造性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方针政策，有效地开展了争取伪军警，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为巩固和发展老岭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老岭抗日根据地周围，敌人设下了层层据点，对抗联进行“封锁”和“讨伐”，但对抗日根据地和抗联活动威胁最大的是东岔伪警察分所和双岔河伪东大营。这两个敌人据点，是抗联进出根据地的必经道，是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双岔河伪东大营）和北大门（东岔伪警察分所）。不把这“封闭”抗日根据地的“两扇大门”打通，就难以在老岭山区打开抗日斗争的新局面。抗联一军党委，在杨靖宇将军的主持下，经过反复研究一致认为把他们打掉，就会增加更多的日伪军加强据点，这势必对抗联更增加了负担，莫不如争取、困过起来，作为抗联的“挡箭牌”。按照军党委的决定，首先争取和团结了东岔伪警察分所。正值抗

联部队为在老岭山区顺利地开展工作，司令部派两部分人去筹集粮食：一部分人在陈政委带领下去岭南片搞粮食；一部分人由军部青年干事王传圣同志带领到岭北片的天桥沟、蚊字沟、蚂蚁河上围子、大荒沟等地搞粮食。王传圣写信给东岔伪警察分所所长刘邦林，通知他给抗联送粮，后来听他说不给送。王传圣把刘邦林不给抗联送粮的事向杨靖宇将军汇报。杨靖宇将军说：“给你派两个连兵力，去蚂蚁河上围子、东岔伪警察分所驻地，不给就揍他，用谈判和武力征服他”。同年农历五月初四，王传圣和宫指导员带领小部队来到蚂蚁河上围子河南岸徐老五（徐家皮铺）家住下，将机枪架在蚂蚁河桥头上，打发徐老五过河到刘邦林那里去送信，让他过河谈判，他不来就揍他。徐老五过河不大功夫，刘邦林就带上围子甲长王绍先、副甲长王庆祥（在谈判前王传圣早已和王庆祥结为拜把子兄弟）向河岸走来。在谈判时，除了对刘邦林等人进行抗日救国教育，还提出三条要求：第一条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条凡是我军不管单个或整队来此地均不得伤害，并加以保护；第三条凡有敌伪情报要及时送给抗联。同时提出要粮送粮，要盐送盐的附带条件。抗联以不打上围子为交换条件，如对方违犯了一条就打掉你这个围子，刘邦林等人都表示答应下来。第二天（即五月初五）端午节，在这天中午，刘邦林组织了十八、九个人，挑了三副挑子，里面装有粽子、猪肉、油饼、米饭等过节食品，给沟里抗联送去了。从打这以后，抗联利用东岔伪警察分所刘邦林等人的合法身份搜集到敌伪一些军事情报，同时抗联还得到他们提供一些给养和物资供应。刘邦林等人还与抗联协作，共同攻打过青沟子伪警察署。东岔伪警察分所被争取后，为抗联顺利进出根据地袭击敌人打通了“北大门”，并

成为同情和支持抗联进行抗日斗争的力量。

在争取和团结双岔伪警察分所的同时，还利用“在家礼”（也叫三番子）活动形式，争取了双岔河伪东大营马营（因营长姓马而得名）。伪满洲国时期，在辑安驻防有两个满军大营（即一个是县城里的北大营，一个是双岔河东大营。双岔河伪东大营，是老岭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也是抗联进出根据地岭南坡的交通要道。双岔河伪东大营马营，（营长名字叫马养贤），距八宝沟、长岗、东岔不远，直接威胁阻碍抗联进出根据地袭击岭南坡的敌人和据点。为了打通“南大门”同马营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极大地孤立日本侵略者。根据伪军马营信“在家礼”很多，经部队研究决定，采取“在家礼”结拜兄弟的办法和马营搞抗日统一战线。经部队批准，王传圣、宫指导员、刘大楞、刘文书等人，与双岔河伪东大营马营董副官、重机枪连纪成东连长等人，在八宝沟李家店里摆香堂、磕头拜了“在家礼”，结为唇齿兄弟。后来把“在家礼”一套讲究和规矩，传给了部队连以上的干部。从打这次摆香堂之后，由于“在家礼”的信条要求，伪东大营就不再向抗联和根据地进犯了，并暗中对抗联给以保护和支援，，有一次，抗联第一军部队，在榆树林子西，摇钱树岭东一个岭上即四方顶子准备过春节，突然被敌人以重兵包围。东面是双岔河伪东大营马营的纪连长带领的重机枪连，南坡是日军的守备队，西面是伪警察和自卫团。当时，抗联岗哨发现敌情后，立即向司令部报告。司令部命令指定人员先朝他们（指纪连长带领的伪军重机枪连）打了三枪，那面朝抗联这边空中放了四枪，这边就都明白这是“三番”不会向抗联进攻了。这样，抗联就可集中主要兵力去对付日军守备队和伪警察了。在这重兵包围之下，抗联

部队一直与敌人周旋，打到天黑时敌人就撤走了。抗联部队在四方顶子这个地方欢渡了一个春节。还有一次，伪东大营马营长把两个连带出伪东大营去县城领军饷，只留下纪连长带领的重机枪连防守。马营长告诉他把此消息传给抗联。抗联得知后，立即去攻打伪东大营。纪连长领兵假打，同时将两麻袋子弹推出伪东大营，当抗联把子弹拿走很远后，纪连长就向县伪团部报告受到“红匪”袭击。马营与抗联采取这种假打真支持的办法，多次给抗联提供武器弹药。马营官兵对抗联的同情和支持，后来被伪团部发觉，决定换掉马营。四月份，满军团部经榆树林子去双岔河伪东大营换防时，在复兴村六道沟（即常家店）一带，被抗联歼灭了第四连。行至二道沟的伪团部听到枪响调头逃回，再也不敢来双岔河伪东大营换防了，马营继续在老岭山区暗中给抗联以保护和支援。

在老岭抗日根据地的深山老林中，抗联部队，在杨靖宇将军的领导下，抓住有利时机，进出根据地神出鬼没的打击敌人，夺取敌人的武器弹药和给养补充自己。战斗间隙，抗联战士除休整外，就是学文化、学军事。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开展一些娱乐活动，蚂蚁河沟里的山石上，至今还留有抗联战士休息时下的“连”棋盘。杨靖宇将军和他率领的抗联第一军部队，以老岭抗日根据地为依托，按照满洲省委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向抗联第一路军各师、旅、团党委和全体党员发出的指示精神，部队有分有合，有计划有目的打击日本侵略者和那些为日寇效劳的忠实走狗、汉奸卖国贼。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政委魏拯民率二军军部、独立旅，以及一军二师一部，与在老岭山区五道沟沟里的庙沟密营的杨靖宇率领的抗联第一军会师，

并从即日起，召开了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高级干部会议，即老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杨靖宇、魏拯民、杨俊恒、韩仁河、黄海峰、徐哲、吕伯岐、伊俊山、宋茂璇等十六人。会议讨论了全国和东南满的抗日斗争形势，研究交流了游击战争的策略和经验，提出了“在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中，保存实力，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的策略方针。关于游击活动的方向问题，杨靖宇提出应该与关内八路军取得联系，同时和东北各抗日部队相配合，共同作战，为了打通与关内八路军和党中央的联系，准备再次组织西征，决定从抗联第一军一、二师抽调兵力补充三师，由三师先行西征，然后一、二师再相继西征。抗联二军四、六师在通化地区开展活动，五师仍在绥宁一带活动，并负责与吉东、北满抗联各军联络的任务。会上，抗联二军独立旅政治部主任尹俊山还汇报了北满、吉东各兄弟部队战斗情况和独立旅南征的情况。会议余暇时间，为反映会议精神和对抗联第一路军全军的要求，杨靖宇将军提笔创作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

老岭会议结束那天，在复兴村五道沟里，距庙沟沟门100米处沟塘中，中间有一条乡路穿过，较宽阔平坦的地方，召开了辑安的第一路军干部战士千人大会。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主持了大会，总司令杨靖宇将军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在向干部战士报告中先传达了老岭会议精神。然后报告了国内外形势，详细分析了中日双方在经济、军事、政治、人力以及地理等方面对比后说：因为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所以无论在国际和国内都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最后胜利是我们的。为了响应中日大战，更快地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我们东北抗日联军从现在起，要更加勇猛地进攻敌人，

歼灭敌人。最后他问大家，有信心吗？战士们齐声回答：“有！”

从老岭会议后，部队在老岭根据地密营中进行学习和整训，战斗力大大增强，两军协同作战，连续在“家什房子”、“阳岔工事区”、“土口子隧道”、“东岗辑安工事区”等地打了几个大胜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反动势力，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争热情，从而使辑安地区的抗日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从三月份“奇袭老岭隧道”起，到老岭会议后又连续袭击阳岔、土口子、东岗等铁路工程，敌人遭到我抗联的极大打击，连日本侵略者自己都承认和哀叹辑安铁路工事区遭到破坏是“满铁的铁道建设史上未曾见到的悲惨事件”。

从创建老岭抗日根据地起到老岭会议后，在老岭山区，根据地的范围是：东从阳岔乡小青沟起，西到双岔河、台上；南起大路、榆树林、太平；北到清河，方圆近六百多平方公里。在这一时期，辑安县境内，除县城，热闹、头道等几个孤立据点被日伪统治占据外，其余离交通要道远些山区和深山密林都是抗日军民的天下，老岭抗日根据地更加有力地稳固向前发展。

在老岭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正在不断地扩大和向前发展的时刻，于同年七月，获知抗联一军一师师长程斌于六月末已在本溪附近叛变投敌，并将抗联第一路军编制，密营设施，战略部署等军事机密泄露给敌人。抗联一军在老秃顶子与和尚帽子山区根据地（即桓仁、宽甸、本溪等县交界的地方）基本上遭到破坏。程斌叛变后，带领敌人搜山，围剿抗联，给抗联和抗日斗争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和危害。这时老岭抗日根据地就成为敌人主攻目标。鉴于程斌叛变后，出现的

严重形势。杨靖宇和魏拯民召开了先是在五道沟沟里后因敌人骚扰转移到大阳岔沟里的老岭紧急会议，即第二次老岭会议。

会议根据新的形势，讨论了为避开敌人的“封锁”和“围剿”，决定留一部分兵力坚持在辑安游击区抗日活动，以牵制敌人，抗联主力部队离开老岭山区向东北部森林地带转移。会议决定将抗联第一路军改编为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还决定撤消重建三师和取消再次西征的军事行动计划，以及划分了各方面军活动区域。

抗联第一军主力部队，在撤离老岭抗日根据地前，还向敌人发动了两次攻打青沟子伪警察署敌据点和痛歼索旅的长岗战斗。这次长岗战斗加上不到两个月前的家什房子战斗，全歼了所谓“满洲剿匪之花”七、八百人的索旅，粉碎敌人重点“围剿”，长岗和青沟子战斗获得重大胜利，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给养，部队得到了补充。同年十月初，为保存实力，坚持抗战到底，抗联第一军主力部队，在杨靖宇将军的率领下，经辑安的天桥沟、老土顶子，向长白山深处茫茫林海濛江（今靖宇县）、抚松县一带转移，准备在那里与敌人进行周旋，坚持更艰苦、更复杂、更严峻的抗日斗争。

杨靖宇将军率领抗联第一军部队，于一九三八年创建和发展老岭抗日根据地一年间，是抗联第一军抗日斗争高潮的一年，也是抗联第一军战果辉煌的一年。杨靖宇将军和他率领的部队转战老岭山区，创建老岭抗日根据地，创造性依靠群众，争取伪军警，开展游击战，袭击敌据点，捣毁敌铁路工程，粉碎日伪军“追剿”和“讨伐”，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日伪反动势力，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的英雄业绩，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的英

雄业绩，将永远激励集安人民奋发图强建设美好的新集安的热情！

注：

原杨靖宇将军警卫员黄生发《介绍老岭会议地点和老岭抗日根据地一些情况》

集安县榆树林镇复兴村党支部书记高吉贵和农民邹德山《介绍抗联在五道沟里密营和常家店战斗情况》

清河镇东岔村村长雷英山《介绍抗联在东岔沟里建立根据地的情况》。

原杨靖宇将军警卫员王传圣同志《回忆抗联在辑安的活动》

(李重勤是县史志工作委员会巡视员)

帮助红军打日本

车杜氏 口述
孙志强 整理

一、等着过好日子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日本鬼子就侵入了东北，他们实行的“三光政策”无不使贫苦的百姓谈虎色变。

一九三八年，在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家搬到了腰营子附近的莫齿子，在沟膛里面的一个小山坳里，我父亲搭了三间的草棚，打了一铺朝鲜族式的大炕，就住了下来。主要依靠父亲给地主租种几亩薄地来维持生活。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晚上我们家里却常来一些陌生人，他们都穿着杂乱的服装，带着枪，在炕上休息闲唠，每当在这个时间，父亲就把我们打发出去，不让我们听，也不让我们看。可我在那个时候，已经明白一些事情，不让我听、不让我看，我也能猜出几分，我常看到有一个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人来到我家里和一些人在炕上围着一张地图在商量着什么事情，看样子是个官，后来看一些人向他报告喊他杨司令，这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杨靖宇司令。

第二年的阴历二月份，有一天傍晚、我刚睡下，就被一阵敲门声惊起，原来又是杨靖宇司令领着战士们下山来了，父亲赶紧地把他们让到炕上，叫我和母亲去烧水，给他们洗脚用。他们也从不吃我们的粮食，知道百姓们生活的饥苦，

每次来都是自己带着高粱米或者玉米饼子，由于我当时年龄小，对什么事都很好奇，就扒着门缝往里看，被正拿着一个玉米饼子吃的杨司令看到了，他向我招招手，让我到他跟前来，我怯怯地走了过去，杨司令递过一个饼子叫我吃，我摇摇头表示不要，他又用手抚摸着我的头问：“小姑娘、你怕不怕日本鬼子？”我点点头说“怕”。他又拉着我的手说：

“不要怕，等我都给他们杀光了，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他讲得很多，都是来安抚我的。等他们吃过饭，几个人就又围在地图前商量着什么，这时，父亲进来把我领了出去。出了棚子，我就和大弟弟一起上围子里玩，一路上到处都是红军，他们有的在站岗，有的几个人围在一起吹口琴，有的口里含着一片叶子学鸟叫，在场院里还有几个人在摔跤、打拳，一点也没有疲惫的样子。他们的衣服各式各样，长短不一，有的人穿的是布鞋、而大多数穿的是草鞋；他们的枪也是什么样都有，有的甚至还没有枪，扛着一杆长矛或提着一把日本式的大战刀。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一长布口袋，里面装着都是已经炒熟了的豆子。他们告诉我这些东西平时是吃不得的，要留在打仗时和雪对着吃。

在家里我遇到一个朝鲜人，长得很力亮，看样子也是一个干部，因为他腰间也挂着一支小手枪。我用朝鲜话问他是干什么的，他也用朝鲜话回答说：“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等我们把日本鬼子都打死了，咱们就不再住象这样的房子，穿这样的衣服，我们要过上好日子……”他一边说，一边指着棚顶和我身上穿着的麻布衣服，态度十分的和谒。在当时我想象的好日子，是能吃上一顿饱饭。第二天凌晨，父亲就和他又一齐上山了。从此我再没有见到杨靖宇。

二、日寇欠下的血债

红军们刚刚走不一会儿，日本鬼子就来了。看样子他们一定是得到了消息。他们都骑着一色的白马、穿着黄色的衣服，把整个沟膛子都挤满了，几个日本兵拿着大刀、恫吓着几个惊魂未定的百姓，打听红军的下落，正在这时，南面的老虎砬子山上响起了枪声，我们一听就知道是红军为了让百姓免受灾祸、故意把敌人引开的。鬼子们一听枪声，立刻就缩着头把身子贴在马肚子上，战马也驮着他们往山上跑。这一仗足足打了有一上午，约摸快到中午的时候，只见他们有的用马驮着死尸，有的负伤趴在战马上回来了，看样子他们是打了败仗。于是，恼羞成怒的日本鬼子就惨无人道地放火烧了张家街和孟家街，大火把整个沟膛都映得通红，我们家也被几个日本兵拿着火把给烧了，等他们走了，我们才敢走进家，只见我们家的房子烧得落了架，我爷爷就只好把炕面上的灰烬收拾一下，四周扒一扒，就地又搭了一个地棚子。家里收拾完后，爷爷叫我去看看张家街的李大爷，我就往围子里奔去，只见到处都是烧落架的房子，烟尘中有股难闻的焦糊味，仔细看看在灰烬中还有被烧死的老人和孩子，在街口还有一个被马踏烂了的约有三、四岁的孩子，那惨象，真是目不可睹，令人心寒。活着的人哭天叫地，祈求着神灵袒护、祈求着杨司令带着红军来杀尽这群吃人的魔鬼。

这件事过后不久，有一天，三个自称是放牛的人来到我家，年纪都在二、三十岁左右，他们问我父亲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和红军走了？在当时我虽然年纪小，却已经明白许多